

# 馬克斯 與 恩格斯

里亞札諾甫著

蘇迅譯



世界名人傳記

# 馬克斯與恩格斯

里亞札諾甫著

蘇迅譯

言行出版社刊行

最新出版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名著

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譯0.40

政治經濟學批判 郭沫若譯0.80

世界名人傳記

## 馬克斯與恩格斯

著者 里亞札諾甫

譯者 蘇 迅

出版者 言行出版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北河南路興寶坊L號

實價國幣六角五分

民國廿八年六月初版



卡爾·馬克斯 (1818-1883)



弗得利希·恩格斯 (1820-1895)

# 馬克斯恩格斯傳記發展史考

譯 者

弁言：

里亞札諾甫 (D. Riazanov) 遺本『馬克斯與恩格斯』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的英譯本，在我初次  
過目時是在去年春間。當時我正在滬上某大學教社會主義  
史，時期也恰好講到了馬克斯；故許多點曾用牠作基礎，  
對學生舉參考書時也首先舉過牠。

但五月間該大學突死于政治鐵蹄之下被解散了。我的教書  
工作于是中輟，生活樣式往後也根本一變。當時我首先決  
定翻譯的書就是牠，因為我相信牠是中國社會科學運動發

展上一塊有力的基石。——六月一個月內我于是就把稿譯完了。

但譯完之後誰知事出意外地竟找不到一個出版處。固然時代關係也有一些，然主觀上當時以社會科學運動為職志的農家書店，也只是些「商人」集團則是事實。他們將我這譯本擱置了好幾個月不予決定。最後還是我自動收回束之于高閣。至冬間聽到另有一種譯本——題為『恩格斯馬克斯傳』——出了版時，我更決心自忍晦氣，不願再買腦肢為牆畫牡丹。同時也很安慰，以為既有一種譯本在則讀書界的飢渴可以解除；我的不出版，沒甚關係。但今年四月，一天忽偶從舊友 W 君處聽到許多關於坊間譯本的批評。尤其聽到對里亞札諾甫本書的中文譯本之「太無聊」，「看不懂」等評語。我於是不覺發了些感慨，因而復憶起了自己手邊的那個遲暮美人。七月間和春秋書店主人談及時蒙他一口承印，于是這遲暮了的美人在脫稿一周年後就仍得這樣新裝出世以與諸君相見，這在我實在是很愉快的一宗事。至于內容呢，也許我的手法不高，也有害着諸君「看

不懂」之處；不過我可以負責任說：我譯稿根本就不是「商品生產」的目的，對原書自信也沒冒險，即沒有相欺；從而應可以相當地滿足諸君的要求以及諸君所花的代價。

序文呢，我本也不想作，因為英譯原文上有 Alexander Trautchenberg 的一篇在，雖不十分好，卻也于介紹里亞札諾甫及介紹本書的點上沒有什麼失敗。不過校完後一想，關於馬克斯恩格斯的傳記學之發達上，同時亦即關於里亞札諾甫遺書之所以能這樣完成上，許多過去材料之歷史的考察似乎在這兒敘述一下很有必要。因為馬克斯恩格斯的傳記不是那麼容易下筆的，前期探檢開掘的工程必不可少；里亞札諾甫和許多偉大的歷史家一樣也決不是天上落下来的，在許多前人築成的基礎上他才能夠大成。尤其在馬克斯恩格斯傳記材料之探檢開掘上，還有許多重要的——研究馬克斯恩格斯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故事纏繞在其中，將其略加指出，于本書的讀者當也能參證不少，因此我就作了這麼一篇「馬克斯恩格斯傳記發展史考」于此以代序——

譯者于海上。



馬克斯死于一八八三年，恩格斯死於其十二年之後的一八九五年。在這十二年當中，恩格斯為馬克斯及為國際運動做了幾多不朽的事業，同時他還為馬克斯在當時德國「國家學大辭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上投了一篇小稿，敘述馬克斯的生涯與事功。這在馬克斯傳記上說，是最古的馬克斯傳。因為是恩格斯的親筆，且可以說是最靠得住的馬克斯傳。唯可惜內容太簡略，及恩格斯老年執筆，記憶上有好些不正確。對這不正確的點，後來該辭典新版時曾由社會主義文獻學者 Ernst Drahm 作過註腳；但簡略之處則沒有辦法還是如故。故除歷史的意義外，這書在馬克斯傳記學上不十分重要。

一八六〇年時候，據說馬克斯自己為一宗官司事體，曾將自己的一生作過一略歷，——交給律師作參考。這個自然很靠得住；不過一因是略歷，二又現在我們還沒法子看到，亦無從下觀察。

恩格斯死後的翌年——一八九六年，有名的里布克涅希特 (Liebknecht) 曾作過一本『馬克斯的追憶』“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s. Ein Lebensabriss und Erinnerungen”。里氏自己是在一八五〇年代曾在倫敦親受過馬克斯薰陶的，這是其三十多年後孺慕追懷不能自己之作。但其中據說不精確處也不少，敘述的時期也有限，故也只能作部分的資料。

恩格斯死後五年——即一九一〇年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曾決議刊行馬克斯恩格斯的遺集。默林 (Mehring) 手編的『一八四一——一八五〇年間馬克斯恩格斯遺稿集』“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und Fr. Engels, 1841—1850”，于是就在一九〇二年出了版。書凡四卷；前三卷是上舉十年間馬克斯恩格斯在新聞雜誌上所發表的各種文章，後一卷是拉薩勒對他們二人的書翰集——七十五封。默林且在裏面差

不多——都作有解題與註譯。這是一很有用的參  
參書。同時在這以前——一八九七——九八年間，  
同一著者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兩卷，也一樣  
好參考。

後此則考茨基（Kautzky）的『剩餘價值學說  
史』“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出版了，三  
卷，一九〇五年。一般所謂『卓格書簡集』“Sorge  
Briefe”——的『伯克爾，狄根，恩格斯，馬克斯  
給卓格及其他的書信與拔萃』“Briefe und Aus-  
züge aus Briefe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N.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也出版了，——一九  
〇六年。後者是卓格自己編的，其中馬克斯的信有  
三十一封，恩格斯的有百卅三封。

——有這一些重要的材料出了世，故一九一  
〇年士柏葛（John Spargo）的『馬克斯傳』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于是得以出版。而且出版後十年間——因後述默林的『馬克斯傳』尚未出來，——且曾占過唯一的馬克斯傳的地位。不過內容則充分發揮了美國式的「通俗」臭味，史眼也極低，故誠如默林所罵：是一『無價值的編集』。

再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其後的工作上去看看。當時該黨內部親受過馬克斯恩格斯的薰陶而居于黨的長老的地位的人，要算伯伯爾 (Bebel)，與伯倫習台因 (Bernstein)。而伯伯爾又正病重將不起。于是一切整理編纂的事遂都委給了伯倫習台因。但伯倫習台因這時候已非常轉到了修正派的立場，離正統馬克斯主義很遠退遠了。他在整理發表的時候，于是大大地依其一己的愛惡，妄加取舍。他對恩格斯遺稿就只將『聖馬斯』"Sankt Max"的一部分發表于『社會主義文獻』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上，其他如『德國觀念形態』

“Deutsche Ideologie” 全部及『自然辯證法』  
“Natur-Dialektik” 都不公表。他說前者太過於  
攻擊，後者在自然科學界已過於陳腐。(註)

(註)現在由里亞札諾甫主宰之下，在「莫斯科馬克斯恩斯  
研究所」內繼續發刊了。

在上舉士拍葛的著作出版之年，他——伯倫  
習台因——才決定發刊『馬克斯恩格斯的來往  
信札集』。同時因這工作太難，他復請默林一同參  
加。但默林不贊成他那種怪態度——因為他在這  
信札集發刊上又主張一切關涉于個人內容的信札  
及使尚存在于世的的第三者要感苦痛的信札概不  
發表。——提議發刊延期。不過事實上其後因伯伯  
爾一死，及默林自己又苦于政治壓迫之下，這信札  
集“Der Brief wechsel Zwischen Fr. Engels und  
K. Marx 1844—1883.” 遂卒于他——伯倫習台因  
的意見指導之下整理刊行了。

這往復信札集之刊行，是研究馬克斯恩格斯

兩人生涯上極其重要的史料，因為前後四十年間兩人彼此交換的信札一千三百八十六封都收在內，亦即一八四四年再會以後，終生肝胆相照。悲歡相依的兩個革命家之忠實生活記錄全在其中。恩格斯對馬克斯的獻身無私的援助，雖然早就有人說及，讀此才能曉得不啻是千秋之後第二個羊角哀左伯桃佳話。尤其是當時世界狀態社會狀態及社會運動的情形，以及和他們偉大事業相關聯的那些人物與事件等之真相，由此才皆得揭開，——才能揭開從來幾多無法可以曉得的深刻忠實的內幕。簡言之編輯者伯倫習台因的態度雖不可恕，書自身的價值則還是重要非常。這些材料不出世。馬克斯恩格斯的傳記根本不能下筆。的話，差不多都可以說。(註)

(註)這信札全集現又由莫斯科研究所重行刊印了。根據原

文玻璃版加以研究，絲毫不刪不改，比伯倫習台因版

要增多很多。一九二九年早已出版第一卷。

——情形如此，故一九一八年出版的默林所著『馬克斯傳』“Karl Marx, Geschite seines Lebens”，Leibzig”，就正是這些根本材料出世之後的產物。故材料就能很豐富，記述亦能很精密，儼然馬克斯的傳記學，到此有發達到了止境之觀。不過雖然如此，對許多重要問題的觀察，著者默林也還有許多失當處。如敘馬克斯和巴枯甯的鬥爭及和拉薩勒的不一致時，默林的判斷就常有中立的，市民的，之嫌。固然默林不定是有意護巴枯甯拉薩勒方面的短，然對馬克斯心弦深處沒有徹底理解則很像是事實。故同一馬克斯傳記學者的里亞札諾甫就很滿足，除屢和默林相爭論外，在本書『馬克斯與恩格斯 內對默林亦每多批譏之筆。原因即是爲此。

以上是關於馬克斯傳記學的發展情形，恩格斯的事還沒一字提及。恩格斯他一生只是爲馬克斯作宣傳，自己的事常擱置不談。故在馬克斯的事

情大明大白之後，他的還是許多沒人知道。自他和馬克斯的來往信札集公開後，固然大部分得了解決，但這是他和馬克斯結交以後的事，以前的情形如何則還是一個謎。而最初對這謎投以開放的鍵的則為邁耶爾(G. Mayer)。其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恩格斯傳」“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Erster Band。即其結晶。同時他又編輯了一本「恩格斯青年時代的著作」“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zeit”亦于同年出版。在這二著內，他把他頻年研究考證所得的成果彙集成專篇，把一個才智縱橫的青年恩格斯，活活地浮出來躍然紙上。即他第一考證出來了：恩格斯在青年時代——掩在『青年黑格爾學派』內以後——所作的文章常是用“Isward”那麼一個假名發表（理由則是為避免意見不相同的父母有所疑懼），當時Gutzkow主辦的“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Hamburg 發行）上面“Isward”所投的文稿都是恩格斯



所作。第二他又考證出來了：當時有名的攻擊歇林『啓示哲學』的一匿名書——“Schelling und Offenbarung. Kritik des neusten Reaktionsversuche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當時與後世雖一般以爲是巴枯甯所作，實則絕不是巴枯甯而又是恩格斯。——這兩個考證是邁耶爾最大的功績，宜乎默林甚稱其功，謂『青年馬克斯是由他發見』。

一九二二年邁耶爾又出版了一本『馬克斯恩格斯拉薩勒的往來信札集』“Briefwechsel zwischen Lassal'e, Marx, Engels”其中有馬克斯致拉薩勒的信五十三封，恩格斯致拉薩勒的五封。

一九二五年伯倫習台因也發刊了從前恩格斯寫給牠的信札集，名爲“Die Briefe von Friedrich Engels an Eduard Bernstein。”一八八一年起至一八九五年止恩格斯寫給他的八十四封信都包含在內。

——這樣于是恩格斯的事情也就一切得以大